



## “书荫”好纳凉

赵柒斤(安徽)

现代人讨论三伏天，习惯引用三国魏人程晓《伏日》中的“平生三伏时，道路无行车。闭门避暑卧，出入不相过。”其实，这是一首告诫诗，即伏天天家闭门避暑，衣衫不整，彼此不宜交际。那么，一家人在没空调、冷气、电风扇的房子里怎样独自避暑？我想，他们肯定各自躲进“书荫”里纳凉了。

按“望梅止渴”心理动因分析，酷热读描写清凉景致乃至绿色植物的文章均能达“寒打脚底起，凉从心中生”的效果，我就有这样体会。多少个高温酷暑的日子，躲进“书荫”后，读一些“冰冷”的文字，我这个非常怕热之人竟然对苦夏渐渐地就失去了感觉。躺在床上或坐于案前，随手拿出一本书翻翻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心中的“火”便渐行渐远，怪不得先哲们说：“读书，是心田的绿化，思想的净化和精神的钙化”。

与树荫用“朵”、凉风用“阵”等词语描述相比，“书荫”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，个中滋味，全凭个人体味。反正，在炎热的夏天里，凭借一本书，我的内心便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绿意葱茏、溪水潺潺、细雨纷飞的境地。此刻，无论是插图还是文字，都如一个容纳天地之气的入口，使我的心田葱郁成一片风景，让我于酷热之中心静、气定、神闲。

用“书荫”降温，要想“凉得快”，不妨读一读描写雪的诗词。譬如读诗人高骈的《对雪》：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。如今好上高楼望，盖尽人间恶路歧。”前两句仅是形象写景，但后两句笔峰一转，便顿生深意，让人从眼前白雪覆盖原野的景致，产生了“盖尽人间恶路歧”的联想。而读另一位诗人李商隐《对雪二首》中的“寒气先侵玉女扉，清光旋透省郎闱……旋扑珠帘过粉墙，轻于柳絮重于霜”，感受到的寒意就明显重于高骈的《对雪》。当然，说到致冷程度，高、李二人的《对雪》远不及高骈的《山窗听雪敲竹》：“飞雪有声，惟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，时听雪洒竹林，淅沥萧萧，连翩瑟瑟，声韵悠然，逸我清听。忽尔迴风交急，折竹一声，使我寒毡增冷。”在大汗淋漓的伏天，读如此“冰冷”文字，让人品咂不已的同时，诗中冷嗖嗖的寒气顷刻间便令人凉了下來……

想要凉风微微吹来，翻翻诗词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无论是朗诵白居易的“眼前无长物，窗下有清风。散热由心静，凉生为室空”、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、秦观的“携杖来追柳趁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”，还是读孟浩然的“水亭凉气多，闲棹晚来过。涧影见松竹，潭香闻芰荷”、杜荀鹤的“竹树无声或有声，霏霏漠漠散还凝。岭梅谢后重妆蕊，岩水铺来却结冰”、杨万里的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”等，都能感受到有一种自然的凉风微微吹向心房，不知不觉便忘记了窗外世界的热气腾腾。

闷热的夏夜里，还可以用古人的志怪小说、传奇笔记等文字避暑纳凉。翻翻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或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看看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、裴铏的《传奇》，顿觉周身的热气尽消，人一下子便轻盈起来，思绪更是生出无限的神往与想象。

所以，书与树虽同音，但“书荫”与“树荫”却有本质的区别：树荫只遮挡烈日，“书荫”却可清凉心灵；树荫只在烈日当空照时发挥作用，而“书荫”却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，在寒冬的夜晚它也可使你倍感温暖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在“书荫”里，既可上九天揽月，也能下五洋捉鳖；既可逆时光任意穿越，也能顺时光一眼万年。“书荫”纳凉之妙，实乃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”。

## 绝壁森森雷洞坪

晓蔚

峨眉山上有一段连续攀登、让人不得喘息的山路，那就是从洗象池至雷洞坪的峭壁，行人必须一气呵成地走完才感到过瘾。

过洗象池后，即登连望坡，这儿的坡高达300多米，挺拔茂盛的原始冷杉夹道而立，雪竹丛生，以鲜脆闻名的峨眉笋就产自此处。前行约四里，见树多偃蹇，原来这里的气候属高寒地带，海拔2000多米，虽值盛夏亦似初冬。我来到这儿时，扶着拐杖，喘息不已，一抬头，但见杉林之外，还有幽幽竹林和森森柏林，风景极为优美。巧的是，此行碰上了个蒙蒙细雨的天气，四周像下雾一般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加之两旁林木遮了高空的光线，更觉灰黯，行经此处，我和同伴都必须不断地发出呼喊，才不致彼此间失掉联络，其高险缥缈的程度由此可见。在此间行走，探奇寻幽的心理虽得到了满足，却也令人默然生畏。

再经前行，山势益峭，须攀爬300米高的山梯，一不小心即有粉身碎骨之虞。一路上，

白云冉冉，满山满谷，素涛云海，变幻无穷。这一段山路很长，攀爬约四里后才抵白云寺，寺旁云雾锁罩，弥漫深谷，乱枝虬藤，林木苍翳，“云去空山青，云来空山白。白云只在山，常伴山中客”，恰是此间写照。

白云寺中歇了一会儿脚，再向上走七里左右，又是一段陡峭的山坡，有八十四盘，路宽不足一米，两旁是低矮的密竹。这是一段极为险峻的路，路开在山脊之上，两侧是千米绝岩，如不是有心人在此种竹遮挡视野，则两侧深不见底，恐怕很少有人敢涉险走过去。

山脊的终点，就是雷洞坪。雷洞坪古名雷神殿，后因寺宇失修，殿屋倾斜，被全部拆除。我坐息于岩边那座尚存的古亭里，亭旁顽峰狰狞，巨石嶙峋，岩下悬崖万丈，重渊深涧，令人心悸。峨眉山之险，几乎集中体现在这一带。从亭中向外看，山路之右是冷杉密林，山路之左是绝壁悬崖，崖下云雾弥漫，升腾翻滚有如银色海潮。据传，这里当年立有禁声铁碑，因雷神常于此集会，一

听到游人高声谈笑就会发怒，招来风雨。其实，是因为雷洞坪下有幽壑深涧，空气里含有的水分经常处于饱和状态，如大声振动，则会凝成积雨云，随即疾雷闪电，风雨顷刻即至。

我不信，于是邀约数人对峡谷高喊：“雷一洞一坪！”须臾，果然便响起阵阵雷声，接着，雨就来了。慌乱中，有人扭头就跑，奇怪的是大家并未被雨淋湿。定神一看，原来这雷雨只是在山谷中逞威，而在雷洞坪以上的地方，依然是天清气爽。彼时，脚下电光闪闪，大雨如注，头上红日蓝天，我立古亭之中，祥云缭绕，飘飘欲仙……

后来才明白，这儿的海拔达2430米，高度在一般的雷雨层之上，所以响雷之处皆在寺庙位置之下，故名“雷洞坪”。走出古亭，发现在殿宇遗址之后有条小路，路右依峭壁，路左临深渊。传说深渊有水，并有七十二洞，是女娲炼石、伏羲悟道、鬼谷子著书的地方，而我满目望去皆是葳蕤的藤蔓，俯视森森，神秘莫测。

## 月明花溪夜

刘玉新(湖北)

乡下的夜，很静很纯，好多年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月了，尤其是在花溪河。

远方的夜空里忽闪着隐隐星光，那种深邃苍茫，那种晴朗透彻，是在城里无法看到的景致。周围静得只有蚬蚬儿拱在土里发出的半截儿声音，屋后的竹林有风拂过，“沙沙”的，瞄一眼，竹影婆娑起伏，摇曳成一道弧光。半暗半明的山岗，像抹了一笔刚刚研开的徽墨，影影绰绰中，老竹园到底还是忍不住发出了一股子清气。

我独自坐在稻场上，端一杯茶，享受着月下的乡村夜景。

在花溪河看月，有些别样的意味，一条不宽的溪流从村子里穿过，月色幽幽，水波澹澹，静谧，安详，一切都轻悄悄的。河堤两边都是公路，路边上栽着清一色的红枫树，很有些城里行道树的风采。如今，这乡下跟城里并没有什么区别，很多城里人常常惦记着乡下的景色、乡下的悠闲、乡下的饭菜，隔三差五地便偷闲一日到农家，品尝一种轻松自在的乐趣。

倘若，夜里开了车，迎着花溪河的月光，车轮“啾啾”地跑在林间小道上，月光斑驳，林荫半遮半蔽了月的清辉。停下，走出车来，吸一口有着露水味道的空气，脚踏夜空流泻的素白，绵软的树叶带起轻微的脆响，自然，柔和，还夹杂了些久违的联想。

门前的堰塘里，有母亲傍晚刚撒下的鱼草，月光里，偶有一串串水泡泛起，鱼草稀稀疏疏地浮在水面，打着晃，左右摇摆，说不定鱼草下面，正好有鱼儿在争食呢。偶尔“哗啦”一响，水花泛过，又渐渐静下，散碎的光又聚拢过来，扁着，圆着，定定地亮在堰塘中央。

夜里看鱼塘月色，只是少了荷花。少了荷花，自然也少了蛙鸣，少了荷叶上滚动的琴声，要不然，花溪河的月夜也是可以搬进城里课堂做样本的，跟孩子们多么亲近，让他们沉进乡下月色的想象中。

记得小时候，乡下的月色特别明净。一家人在夏天的夜晚，热得受不了的时候，会拼几副铺板在稻场上，执了蒲扇，一边扇着凉风，一边听着母亲讲故事，听着听着，天上盖过来一族乌云，狰狞着面孔像野人直扑下来，吓得我躲进被子不敢睁眼。

但夜空更多的时候却是把白云变得五花八门，有甩着长鼻子的大象，有跑成一团的小狗，有山，有河，有瑶池王母娘娘，有时我们兄妹会为各自不同的想象争得面红耳赤。

印象中，夜色下一畦一畦的稻田弯弯的，像月亮，重重叠叠，稻香轻轻地飘过来，那一季的蛙声便一直响在枕边，伴我一觉到天明。

多少年后，故乡的月色、蛙鸣还有无尽的想象，总是在梦里重现，勾起我们对老家夏夜深情的收藏和回忆。

月上中天，该回屋睡觉了。花溪河的夜，依然清静明朗，今夜，也该有一次童年般的陶醉了。

## 墙头上的鸟儿

路来森(山东)

鸟儿，落在什么地方都好，都灵性，都灵动。

夏日，墙头上，总是爬满藤蔓类植物，比如丝瓜、葫芦，或者吊瓜等等，枝叶密集，花色纷繁，黄的、红的、紫的、白的，色色都有，在墙头上，风一吹，花朵一摇，墙头上就“乱作一团”。

鸟儿，就喜欢落在墙头上，那墙头，一定是乡村的墙头。乡村的墙头，不高，低于屋檐，高于窗口，透过窗口，恰好可以望见墙头。

看到最多的，自然是麻雀。天微微亮，麻雀就落满了墙头，不仅仅是墙头，还有庭院里，跳来跳去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叫个不停。人们总是喜欢浪漫地说“我是在鸟儿的叫声中醒来的”，在乡村，确实是如此，你想不听，都不行。

不过，这也别有一番情致。人，被鸟鸣声唤醒了，可不一定就得起床，还可以，懒懒地躺在床上，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瞭望外面的景色，看摇曳的花枝，看跳啄的鸟儿，赋予生命一份闲适的情致。

麻雀们真是“碎”，叫声“碎”，影像也“碎”。“叽叽喳喳”，又“叽叽喳喳”，声音短

促到仓惶的地步，各叫各的，无节奏、无旋律，又缺少婉约悠长的余音，听上去毫无曼妙的美感。体型太过小巧的麻雀，一旦栖落到墙头上，身体就迅速被爬满墙头的藤蔓淹没了，好在，麻雀总在不停地跳，所以，它们的影像总是闪烁不定的，特别是在晨阳之下，仿佛一个个光点闪烁在墙头之上。麻雀的小嘴巴，尖利无比，啄来啄去，但见碎叶碎花乱飞，真是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“碎”出一份迷离恍惚之美。其实，如此也好，“碎”自然就普通，普通如农家寻常的日子，这似乎，也恰好彰显了墙头麻雀的意义。

花喜鹊就不一样了。飞到墙头上的花喜鹊，不会多，三两只，甚至于就是一只。哪怕只有一只花喜鹊，它也会以一种高昂的姿态挺立在墙头上，绿叶和花枝，都是它的陪衬。挺立在墙头上，花喜鹊脑袋不停地转着，仿佛是在刻意地寻找某一目标，目标选定了，就“呱呱呱”地叫几声，是一种满足，抑或是一种宣示？那声音，虽然单调，但却极其嘹亮，把整个清晨都叫成脆生生的了。它站在那儿，姿态真美，黑白相间的羽毛明净闪烁，曙光之下，你仿佛

听到了流水潺潺的声响，感觉花喜鹊的羽毛正在流淌，不是“流光”在它的羽毛上流淌，于是，流光溢彩——这个清晨，因了一只站在墙头上站立的花喜鹊，而光彩熠熠。

墙头上，偶尔也会飞来一些少见的鸟儿，比如，一只白头翁、几只黄莺儿，当然，更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……只是，它们待不住，灵光一现般，很快就飞走了，徒然给人留下一份美的遗憾。

在乡下中学工作的那几年，夏日黄昏，我习惯于在庭院中摆下一张小桌，独自饮茶。一边饮茶，一边就和墙头上的鸟儿对望着。鸟儿不怕我，我自自然也是不怕鸟儿——我只是，怕鸟儿飞走。

在我对望的瞬间，鸟儿是安静的，愣着脑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。从鸟儿点漆般的眼睛里，我看不到恐慌，我看到了一种单纯和明净，看到了一种专注和探究。我相信，在我们思量着一只鸟儿的时候，那只鸟儿，也一定在思量着我们。

一堵墙头，为我们与鸟儿，界定出一个共同的家园。我们在对望中，想着对方。这，或许就是一种和谐，或许就是“天人合一”。

## 做个陌上看花人

姜燕(上海)

游过了很多名山大川，也走过了很多繁华都市，一直觉得，唯有漫步陌上、闲看乡花烂漫时的心情是最单纯最美丽的。

乡下人家，常常种植一些普通而朴素的花儿来装点庭院和门前小径。在乡野中信步走走，便可见到各色花儿在蓬勃而热烈地开放着。瞧，篱笆墙外，那一树雪白粉、酱红色的钟形花朵是木槿；“红红发髻绿绿袄，昂立花间不会跑”的花朵是鸡冠花；那看上去像一只只蝴蝶，在墙角绚烂成一片的粉红色花朵是凤仙花；那扬着长长的紫色花瓣悠然开着的是鸢尾花；叶子宽大，有着艳红和娇黄两色花朵亭亭玉立的是美人蕉；更有那如小

绒球般轻轻一吹就散去的蒲公英……各色花朵让我这看花人的心里充满了欢喜和宁静，看花时，人是单纯的，心情是美丽的，那时，你若能看得到那个行走在陌上的女子，她的笑容一定也如花般灿烂。

多想做一个陌上的看花人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不为风霜侵袭，不被风雨摧折，在岁月静好的安稳时光里，携手相爱的人过完悠悠此生。不慕锦衣玉食，不羨富贵荣华，只求有人一生温柔以待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田间稻谷飘香，地头瓜果累累，屋后几畦菜地，屋前花香常存。清晨院中散步，夜晚相拥而眠，粗茶淡饭亦可，布衣荆钗无妨。闲时读书写字，煮水烹茶，

偶有好友来访，把酒花间篱下，谈笑古往今来。

其实，想做一个陌上看花人，不过是厌倦了红尘俗世中的纷纷扰扰，看淡了世间的是非恩怨后，想做一个简单的人，去繁从简，过一种朴素而清静的生活；想做一个陌上看花人，在天地间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，看花朵在风中翩翩起舞，看四季轮回，草木枯荣，体会生命的丰富和厚重；想做陌上看花人，有朝一日，也愿和这些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，把一生的爱恨悲欢，尽付尘土。

如果有一天，你也看够了热闹繁华，厌倦了熙熙攘攘，那么，归来与我同做陌上看花人，可好？



## 套马杆

苗青(广东)摄

